

知長幼分而愛憎生則有弟而兄不得安
反物之不若矣下一啼字痛切不與化為
人者不隨之化也我既不隨之化豈要人
隨我化故曰安能化人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六

虛 陵 竹 萃 羅龜道述
門 人 彭祥點校

外篇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
間不辨牛馬
涇流濁流也不辨牛馬水大岸遠而見不
明也

於是馬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
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
端於是馬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
望洋者目茫茫之貌若者海神名
曰野語有之曰閻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
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
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
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
海若曰井龜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
虛者井中所見空處
夏蟲不可以語於水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

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
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
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
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
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
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
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
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
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石穴之在大澤乎計
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
之數為之萬人處一馬人卒九州穀食之所
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馬此其比萬物也不
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
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
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
不似爾向來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
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
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
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
彛今故也故遠而不閤撥而不跂知時無

1006 J A

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其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汗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大人之行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固不為利而動亦不鄙賤門隸者趨利之人也固於貨財不爭亦不以能辭讓自多固作事不資藉於人亦不以自食其力為多亦不鄙賤貪汙之人貪汙者不守己而求人者也行固殊乎世俗亦不以僻異自多所為在於從眾不鄙賤佞諂之人事焉不食其力以下三句一意行殊乎俗以下四句一意約分之至者效約已分極於不可分不可為倪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驎驪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狂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及行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

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衍引長也以道觀之本無貴賤若以貴賤相反衍而伸之不知幾等自公卿言之固公貴而卿賤自卿大夫言之又卿貴而大夫賤故曰無貴無賤是謂及衍若拘執爾之志以為其貴其賤則與道蹇矣謝施即報施也報答人之施與者必計較多少若偏一爾之所行孰為多少而報答之則與道參差矣繇繇乎與孟子所謂由然同兼懷萬物其孰承翼言兼愛萬物而不見其輔贊之功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大人之行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固不為利而動亦不鄙賤門隸者趨利之人也固於貨財不爭亦不以能辭讓自多固作事不資藉於人亦不以自食其力

為多亦不鄙賤食汗之人食汗者不守己而求人者也行固殊乎世俗亦不以僻異自多所為在於從眾不鄙賤佞諂之人事焉不食其力以下三句一意行殊乎俗以下四句一意約分之至者欵約已分極於不可分不可為倪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雖也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

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龜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子乎

梁乎并幹音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
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
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
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
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遂巡而
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
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焉之時十年九潦而
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
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
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鼈聞之適適然
驚往而自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
之竟上之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蜚負
山商鉅馳河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
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鼈
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
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
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
用管闢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
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
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

不去將忘子之故夫子之業公孫龍口吐也
而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願以竟上內累其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
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
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
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
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
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
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
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
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音魚
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
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
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
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惠子曰

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句而問我
句我知之濠上也

惠子曰如莊子所言我非子固不知子矣
然子固非魚則子全然不知魚之樂矣蓋
我與子猶同是人子與魚人物殊異則全
然不相知可見矣莊子曰請循其本者本
來只說魚樂因有不知之辨今且循本來
話柄子言我不知魚樂云者已知吾知之
特故問我耳今我與汝言所以知魚樂者
我知之濠上也夫魚游於濠中莊子游於
濠上樂意相關有不期然而然者浴乎沂
風乎舞雩之氣象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六